

只是“关几天”? 不,代价很大

弹棉花匠干了一桩令他后悔终身的“副业”

本报记者 陈佳妮

5月30日,涉嫌非法制造、买卖枪支、弹药罪的阿国(化名)被移送江山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这几天,听说检察官要来提审自己,阿国有些焦虑,反复问看守所民警,“他们什么时候来?是不是知道我会判几年?”

30岁的阿国,河南人,初中学历,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法盲”。阿国在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棉花店,是个弹棉花匠,家里条件很不好,母亲瘫痪在床,儿子智力有缺陷,一家人光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生活的重压逼着阿国多赚钱。于是,他上网找了一个“副业”。他也明白这份“副业”不大好,但直到江山警方找上门来他才知道,干了这个,并不是“只要关几天”就能出来的。



嫌疑人阿国(化名)



生意

2017年11月23日,武汉刚入冬。这个时节,也是做棉被的旺季。阿国的弹棉花店,就开在武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,小小的两间店面,堆满了各种棉被,一张巨大的压棉机“站”在店铺正中间,角落里棉花、棉线散乱地摆放着。

这里不仅是阿国一家赖以生存的店铺,也是他们的家。阿国瘫痪的母亲,住在里头唯一的房间内。阿国和妻子儿子,晚上就睡在这张压棉机上。

这天,刚吃过中饭,阿国的老婆小柳(化名)就开始在压棉机前工作起来。不久,她看到一个穿着轻薄羽绒衣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。小柳拉下口罩,“大哥,买棉被吗?”男子四下打量了一下,又盯着她看了看,“你一个女的,会弹棉花?”小柳苦笑了一声,“没办法,要吃饭呀……”

男子订了一床80元的棉花被,要现弹的。小柳说,等下要去接孩子下课,没这么快,需要等。“能送货吗?”男子问。小柳点了点头,把阿国的电话给了男子。

男子离去没多久后,阿国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。“是不是棉花店?我们医院想订一批棉被……”阿国赶忙停下车仔细听,这可是一笔大生意。

自从没了“副业”,阿国的收入锐减。仅靠棉花店,生活难以为继,他只能出来再打一份快递小哥的工,棉花店全靠小柳撑着。那些日子,阿国不时想起自己的“副业”,想着何时才能再干……



副业

阿国的“副业”,是在网上卖气枪。

2016年6月份,阿国的母亲突发重病,不久被确认瘫痪,生活完全无法自理,家庭开销因此陡增。

在医院陪护期间,阿国靠刷视频打发时间。那天,他在一个打鸟的视频下,看到有人留言,“想买枪的话,联系我,QQ……”

有些好奇的阿国加了对方的QQ,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——这里的人,竟然愿意花几千元买一把枪,就为了打鸟和显摆。他从QQ群和相关论坛上,发现了比弹棉花更有“钱途”的门路。他虽然隐约觉得干这个可能有风险,但总觉得大不了就是“关几天”的事,干吧!

最初,阿国自学制造铅弹,2个月卖了近3万个。但他觉得,这个办法费时费力,赚的也不多,300个铅弹才卖百来块钱,但制作却要花掉大半天。

他从论坛的知识里慢慢“成长”起来,不甘于再做这种低端苦力活。

阿国将目光投向了气枪及配件买卖上。他从网上购买了假的身份信息等,通过各种途径疯狂地寻找上家合伙人,最终成了7个气枪配件商的一级代理。

枪身、枪管、铅弹、高压气瓶,完整的组装视频……阿国通过这7个上家,就能组成一支完整的气枪。货源稳定后,阿国就开始通过网络兜售气枪及配件,并逐渐发展下家代理。

这一“副业”,阿国做了9个月,卖出整枪5支,各类枪支配件300多件,铅弹5万



余发,赚了几万元。去年9月,听说风声紧,他收手不干。

代价

时间回到11月23日下午5点多。在接到那个“医院的大生意”后,他抓紧送完当天的快递,就直奔医院。当他到医院门口,打电话给对方后,一个穿着轻薄羽绒衣的青年男子带着几个人出现了——

“我们是江山市公安局的民警,有一起贩枪案请你配合调查。”

这名穿羽绒衣的男子,是江山市公安局打击网络贩枪犯罪工作专班成员毛江君,早几个小时,也正是他从小柳那买下了80元的棉被,拿到了阿国的电话。

阿国通过网络制售枪支和配件的证据已被警方固定。几天后,他被押解回江山,关押在江山市看守所。此时,他终于明白了那个“副业”的代价,落了泪。他知道,自己的家,算是毁了。

阿国是个孝子,母亲瘫痪后,他照顾得很周到,每天擦身、喂饭,甚至用手帮母亲排便。然而,在他被抓25天后,噩耗传来——他母亲病重去世。阿国在看守所里嚎啕大哭,“妈,是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阿国落网后,专案组从他入手,对他的上家供应商和下家代理展开调查,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,收缴枪支15支,铅弹4000余发,江山警方还会同广东警方捣毁了一个枪支配件制造窝点。

母亲飞机上吐血身亡 女儿告海航

原告:没及时迫降 没配备专业救护人员

《法制晚报》李阳煜

“本来是我妈妈带我到北京看病的,结果她却在回家的飞机上失去了生命。”法庭上女孩的哭声时断时续。1990年出生的代媛怎么也想不到,母亲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她永别。

在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上,代媛的母亲张梅胃部突发疾病。代媛认为,海南航空公司未在第一时间迫降,丧失了抢救最佳时机致母亲死亡,于是将海南航空公司诉至法院,索赔67万余元。

6月12日下午,该案在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。

事件 上飞机开始吐血

2016年10月13日下午1时50分,代媛和妈妈张梅登上了海航北京飞往新疆

乌鲁木齐的航班。几天前,妈妈特意陪同她来北京治疗甲亢。母女俩当天午饭后就开始候机,“胃有点不舒服。”候机时张梅说。

代媛说,2003年,母亲得过一段时间胃炎,之后偶尔会肠胃不舒服,“但总是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吐血了!”一上飞机,张梅直接跑到卫生间,出来时对女儿说。一次接一次地呕吐,“一共吐了七八次,飞机起飞禁用卫生间期间也在呕吐。”法庭上,代媛讲述事发时的情况。

张梅胃疼症状不断加重,身体蜷缩成一团,满头大汗。代媛着急地向机组乘务员求助。通过飞机广播,机组乘务员找来两名自称是医生的人帮忙救治。

“有个人让我妈妈趴在椅子上,用力按压她的腹部。”代媛回忆,由于按压时母亲剧烈疼痛,她马上叫停了。帮忙的两名乘客认为,张梅是食物中毒了。

法庭上,海南航空公司提交的证据中,

代媛看到了当时自己签署的《旅客运输免除及豁免责任同意书》和《备降航班旅客自愿终止旅行声明书》。

17时40分,昏迷的张梅被送到了敦煌市医院,后抢救无效身亡。在敦煌市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上显示,张梅急性胃扩张、胃破裂、应激性溃疡等。代媛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解释称,“医生抢救时发现受害人胃部破裂的创口达5厘米,胃内的食物大量进入腹腔”。

庭审 海航否认救助不及时

代媛和律师一起来到法庭,多数时候她低着头、紧咬下嘴唇,满面通红,手里不停摆弄着纸巾团。前来旁听案件的还有代媛的父亲和小姨,庭前5分钟,律师叮嘱:“一会儿庭审时别太激动。”

代媛认为,航空公司在履行航空客运合同过程中,没有尽到承运人的义务及时

迫降,没有配备专业急救人员,没有采取合适的急救措施,导致张梅病情恶化治疗被延误,丧失了最佳抢救治疗期,对张梅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海航辩称,死亡是自身健康状况造成的,他们不应承担责任,依据敦煌市医院出具的《24小时入院记录》中也能看出,死者自身长期患有胃部疾病。

发现张梅身体有异样,乘务员立即向机组汇报并广播找医生,依照医生要求,取来了急救物品。后张梅因胀气引起呼吸不畅,于是乘务组随即取来氧气瓶让张梅进行吸氧;张梅表示不能到乌鲁木齐后,机组结合救助情况及时备降敦煌进行医疗救助;整个过程,不存在操作失误。

庭审中,双方的争议焦点围绕着航空公司是否存在救助不及时、救助措施不当或者不合规,导致延误张梅治疗的情况;航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的的大小。此案未当庭宣判。

(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